

道德缺失与世风拯救:以羊祜为视点

韩宁平

(黄山学院 社科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在道德缺失与世风败坏的魏晋时期,羊祜固守着儒家道德,忠君爱国、正身自律,以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榜样。

关键词:道德缺失;世风;羊祜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019-04

一、道德缺失与世风败坏

魏晋时期,是一个道德缺失与世风败坏的时期。干宝《晋纪·总论》曰:“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恣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1][218]}这种风气的出现,与儒学衰微、玄风独炽有密切关系。

1. 儒学衰微

儒家重群体纲纪,所谓名教是正名定分、因名立教,它包括道德理想、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礼乐教化等,其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定于一尊,成为统治阶级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

汉代品评人物之风盛行,是为清议。善于品评人物的被目为名士。郭泰最善于品评人物,“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2][3] 68,227]}许劭与其从兄许靖“俱有高能,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2][3] 68,225]}

这种乡里清议与两汉的选举制度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进退。在汉末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之时,它是士大夫清流派斗争的重

要武器。“品覈公卿,裁量执政。”^{[2][3] 67,2185]}“自公卿之下无不畏其贬议。”^{[2][3] 67,2186]}乡里清议的标准则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故东汉重名节。士人多洁身自好、砥砺风骨。在这样的风气下,一些无行士人,为博取高名,让爵让财,甚至招摇撞骗,无所不用其极。许荆的祖父许武,为使二弟成名,不惜自污,“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二弟因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表明心迹,并“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2][3] 76,2471]}

在这样的风气下,东汉末年出现名实不符。正如民谣所讽:“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东汉过份地重视道德,以至出现泛道德和伪道德倾向。这是儒学发展之弊。

除了自身的弊端,儒学在魏晋时期还受到两次沉重打击。

一是来自曹操的打击。

曹操鉴于汉末选举中名实不符、浮华朋党之弊,更出于壮大力量,尽快扫平天下之急功近利目的,于建安15年、建安19年、建安22年三次颁布唯才是举教令。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

收稿日期:2009-05-22

基金项目:黄山学院社科项目“羊祜研究”(2005ysk007)

作者简介:韩宁平(1963-),浙江萧山人,黄山学院社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文学。

无被祸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3] 122}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3] 144}

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守将；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3] 149}

它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只重才能，不问德行。此前与曹操一样以自身利益为依归的统治者，并不少见，但他们通常在奉行利益原则的同时，尚未反对或至少尚未公然反对儒家的伦理道德。只有曹操这样直截了当公然宣布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尽管它含有对汉末泛道德和伪道德进行矫正的一面，但从长远看，它对儒家的纲常名教无疑是沉重的一击。魏晋时期道德的沦丧、世风的腐败，与此颇有关系。^①

二是来自司马氏的打击。

司马氏是儒学世家，家风甚严。史称司马防“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13] 15466} 司马懿“博学洽闻，伏膺儒教。”^{[14] 11} 司马氏标榜礼法、名教，上台以后，更是“以孝治天下”。但它为夺取政权，血腥镇压异己，废一帝，弑一帝，践踏忠君原则，颇获讥议，引发了政治文化危机，司马氏政权的神圣性在当时普遍受到怀疑。^②赵翼曾比较魏晋禅代之不同，“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15] 14} 认为晋之代魏，较魏之代汉等而下之远矣。魏晋易代，虽曰禅让，却带着无从洗刷的逆取色彩，其大力提倡的名教自然也就空洞无力、缺乏公信。不仅于此，相反它还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反抗，一些对儒学怀有真正信仰的士人，出于对司马氏的反感，“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16] 13}“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一时之风尚。

儒学在自身的变异和来自曹操外部的打击、司

马氏内部的瓦解消蚀之下，江河日下，彻底失去主流地位。

2. 玄学兴起

代之而起的是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一种特定哲学思潮”，^[17] 其出发点是个体精神自由，是以道家尚个体自由。

玄学在理论上，关注形而上的抽象本体，《老子》、《庄子》、《周易》所谓的三玄成为一时之经典。惟其重神不重形，务虚不务实，影响所及，行事上崇自然，尚玄远，脱略形迹，放浪形骸成为一时之风尚。正始时期，老学较盛。^③竹林时期，庄学盛行。庄子极富浪漫色彩，其意义在于保全人性的自然本真，拒绝任何社会化的改造扭曲，它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17] 26}

阮籍“箕踞啸歌”^{[17] 65}，“任性不羁”，^{[14] 49, 1359} 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17] 70} 阮籍的放达是对司马氏假礼教的曲折抗议和批判，有其政治意义。^④ 但却引领了潮流，“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17] 72} 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等，更是“去巾幘，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17] 74}

两晋南朝，雅咏玄虚，不务实事，蔚然成风。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朝野翕然”。^{[14] 43, 1226} 官员亦多不理政事，宋王敬弘“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17] 24, 650}

一味崇尚自然，追求个体自由，对群体纲纪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弊端显而易见。在这股崇尚自然的时代潮流中，泥沙俱下，放任、放纵、放荡不仅堂而皇之，而且被视为美。社会风气之败坏遂一发不可收拾。

二、羊祜的努力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西晋前期非常重要的政治家。

他也受玄风濡染，对《老子》有深入研究，著有《老子传》。在军中“常轻裘缓带，身不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而颇以畋猎废政。”^{[14] 34, 1015} 甚至于两军对垒之时“尝欲夜出”，因军司徐胤执柴切谏，“乃改容谢之，此后稀出矣。”^{[14] 34, 1015} 这正是率性自然、超然物外、放达任情、风流自赏的魏晋风度。

但羊祜与玄学名士不同。他思想的主导是儒学。主要表现如下:

1. 崇尚事功、忠君爱国

羊祜是西晋事功派的政治家,也是忠于晋室的重要官员。其最大事功,是为平吴所做的重要贡献。其忠君爱国也充分体现在他的事功中。

《晋书·张华传》:“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4]卷 34,107}《晋书·杜预传》:“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4]卷 34,108}杜预为平吴上表武帝:“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4]卷 34,109}《资治通鉴》咸宁五年:“预复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谋于朝臣,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朝臣多异同之议。’”^{[10]卷 80,257}词义更清晰,可见羊祜是灭吴之策最早的倡议者。

平吴之策遭到很多反对。“议者多有不同,贾充、荀勖、冯统尤以伐吴为不可。”^{[10]卷 80,254}咸宁二年羊祜两次上书请求伐吴,驳斥反对者的理由,并提出具体的平吴方案。武帝虽深纳之,但未实施。

咸宁四年,重病中的羊祜念念不忘平吴之事,特请求入朝向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指出孙皓暴虐,正是灭吴的大好时机。“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4]卷 34,102}羊祜自知不起,临终向张华托志:“成吾志者,子也。”^{[4]卷 34,102}并推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

羊祜为统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反映了他对晋室的忠诚和对国家的热爱。众所周知,魏晋易代,虽曰禅让,却带着无从洗刷的逆取色彩,并引发了深重的政治文化危机,皇权的神圣维系和道德维系大为松弛消蚀。^②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说明,但结合羊祜一生的思想行为看,司马氏夺取政权自作家门的所作所为,应该对他的感情和信仰有所伤害。但他既没有象阮籍、嵇康那样走上抵制和反抗司马氏之路,也没有象贾充之流在支持司马氏的同时“争先恐后地把私利最大化奉为圭臬”,^{[11]2}而是以身作则,尽最大努力,匡主宁民。

2. 经营荆州、实践儒家理想

荆州的地理位置关系全局,极为重要。能否克服长江天险,顺流而下,荆州是关键。吴人亦深知,重兵屯守于此的著名大将荆州牧陆抗有云:“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13]卷 28,1395}

出于灭吴战略的全局考虑,武帝以羊祜“为都

督荆州诸军事”。^{[4]卷 34,104}羊祜在荆州的苦心经营,独具特色。

经济上,“祜之初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4]卷 34,105}军事上,“祜缮甲训卒,广为戎备。”^{[4]卷 34,108}除此之外,政治上,“开设庠序,绥怀远近”,^{[4]卷 34,104}“务修德信以怀吴人”^{[10]卷 79,257}大打攻心战。“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4]卷 34,107}甚至两国交兵,也讲诚信,一反兵不厌诈之常规,“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4]卷 34,106}对战争中所斩杀的吴将也“厚加殡敛”以“美其死节”。^{[4]卷 34,106}羊祜的攻心战大有成效,“降者不绝”。^{[4]卷 34,106}吴人对羊祜“翕然悦服,称为羊公。”^{[4]卷 34,107}

对于羊祜的攻心战略,胡三省有云:“成伐吴之计者,祜也,凡其所为,皆豢吴也。正以陆抗对境,无间可乘,故为是耳。若曰务修德信,则吾不知也。”^{[10]卷 79,25}胡三省注意到羊祜以攻心为战略的一面,在当时的情形下,晋强吴弱,不妨高姿态;而荆州的对手陆抗在谋略、才能以及对国家责任心方面都不逊于羊祜,正可匹敌,不能掉以轻心。羊祜的所作所为,可谓最好的现实选择。但胡三省仅仅把它视为斗争手段则欠妥当,未达一间。经过汉末三国的混乱分裂,统一是人心所向。儒家一直强调大一统,通过“德治”、“仁政”来达到天下大同是儒家的理想,孔子具体的表述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2]2}“近者悦,远者来”。^{[12]139}羊祜在荆州的所作所为正是儒家理想的具体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羊祜的攻心不仅仅是手段,它含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和理想。也正是这一点,使羊祜有别于一般的政客而散发着理想的光辉。这个实践在当时的情形下,恰恰又是现实的、可行的。这样,手段和目的统一了,羊祜实践儒家理想的“荆州模式”难能可贵的成功了。是以王夫之高度评价羊祜,“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从容以收大功者,其唯羊叔子乎!”^{[13]546}

3. 刚正不阿、不植私门

夏侯霸乃羊祜岳父,“素为曹爽所厚”^{[1]卷 9,272}高平陵事变后,曹爽被诛,恐被牵连不见容于司马氏,遂逃往蜀汉。夏侯霸之亲戚为了自保,纷纷与之断绝关系。“祜独安其室,恩礼有加焉。”^{[4]卷 34,104}

贾充、荀勖、冯统等是晋武帝心腹宠臣,甚得武帝信任。贾充在魏晋易代之际作用重大,堪称司马氏代魏的第一功臣。然司马氏之“作家门”却引起当时普遍的反感,杀害高贵乡公的头号凶手贾充颇获

讥于当时，“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4] 34,1167}荀勖亦“甚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侯媚之讥焉。”^{[4] 34,1153}冯统与贾充、荀勖相亲善，并获讥于当时。羊祜“贞恣无私，疾恶邪佞，荀勖、冯统之徒甚疾之。”^{[4] 34,1017}

羊祜身居重任，“任典枢要”^{[4] 34,1019}颇受武帝信任倚重，但“其嘉谋说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4] 34,1019}女婿劝他培植一些个人势力，他说：“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4] 34,1020}

4. 谦逊廉洁

羊祜为人谦逊，“每拜官爵，常多避让。”^{[10] 7,2547}镇荆州时，以功加“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4] 34,1015}羊祜上表固让。咸宁三年，“昭以泰山之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为南城郡，封祜为南城侯，置相，与郡公同”，^{[4] 34,1019}羊祜固辞不受。

晋制，都督将军多有开府权力，即可置替府主处理事务的佐吏。^⑤羊祜“加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4] 34,1015}“除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4] 34,1017}但羊祜开府累年，一直谦逊不辟士。羊祜廉洁，“禄俸所资，皆以贍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4] 34,1021}

三、结 论

羊祜儒玄兼修，以儒为主，以玄为辅。

在举朝以虚无为高，以任诞为美的时候，羊祜却固守着儒家道德，忠君爱国、正身自律，以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榜样。虽然他无力扭转世风，但他的行为指明了历史的正确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羊祜对世风又有着最大可能的矫正。

羊祜去世，“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4] 34,1021}“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飧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4] 34,1022}甚至他的敌

人也为其人格所感动，得知羊祜死讯，“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4] 34,1021}

在人民对于羊祜的怀念中，透露出民心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它预示着儒学复兴的必将来临。

注释：

- ①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任诞》案曰：“自古未有无礼义，去廉耻，而能保国长世者。自曹操求不仁不孝之人，而节义衰；自司马昭保持旧籍，而礼法废。波靡不返，举国成风，纪纲名教，荡然无存。以驯致五胡之乱，不惟亡国，且几亡种矣。”见《世说新语笺疏》725页。
- ②参见阎步克《西晋之清议呼吁简析及推论》，载《中国文化》第14期。
- ③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载《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 ④参见拙文《阮籍政治思想新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 ⑤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祝总斌先生《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也对都督制度有深入分析，可参见，载《材不材斋文集》上编，《中国古代史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

参考文献：

- [1] 干宝. 晋纪总论[C]//萧统. 文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4]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 赵翼. 廿二史劄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6]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C]//鲁迅全集·而已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7] 汤一介. 郭象与魏晋玄学[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 [8]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9]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0]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1] 阎步克. 西晋之“清议”呼吁简析及推论[J]. 中国文化, (14).
- [1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3] 王夫之. 读通鉴论[M]//续修四库全书: 44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高 煊

Moral Loss and Social Morality Saving: Exemplified by Yang Hu

Han Ningp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in China, moral loss existed and the social morality was degenerating. But Yang Hu had set an outstanding example for others by firmly sticking to the Confucian morality, being patriotic and loyal to his sovereign, and being upright and strict with himself.

Key Words: Moral loss; social morality; Yang Hu

道德缺失与世风拯救:以羊祜为视点

作者: [韩宁平](#), Han Ningping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 社科系, 安徽, 黄山, 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9条)

1. [干宝](#) [晋纪总论](#) 1986
2. [范晔](#) [后汉书](#) 1965
3. [陈寿](#) [三国志](#) 1982
4. [房玄龄](#) [晋书](#) 1974
5. [赵翼](#) [廿二史劄记](#) 1984
6.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982
7. [汤一介](#) [郭象与魏晋玄学](#) 1983
8.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 1993
9. [李廷寿](#) [南史](#) 1975
10. [司马光](#) [资治通鉴](#) 1956
11. [阁步克](#) [西晋之“清议”呼吁筒析及推论](#)
12. [杨伯竣](#) [论语译注](#) 1980
13. [王夫之](#) [读通鉴论](#) 2002
14. [余嘉锡](#) [笺疏《世说新语·任诞》](#)
15. [阁步克](#) [西晋之清议呼吁筒析及推论](#)
16.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 1983
17. [参见拙文《阮籍政治思想新论》](#) 1997(3)
18. [严耕望](#)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19. [祝总斌](#)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2006

相似文献(1条)

1. 学位论文 [周燕](#) [魏晋文人集会与文学创作](#) 2007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面貌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期有了兴盛的文人集会活动, 集会中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活动。

建安时期, 在热爱文学的曹氏父子引领下, 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们围绕太子曹芳在邺下宴游集会、酬唱赠答, 创作了大量咏物诗赋、公宴诗等题材作品及唱和作品。三曹亦作有大量适合宴会演唱的乐府诗, 曹丕更开乐府诗文人拟作之先。虽然文人仍旧不脱对政权的依附, 但较此前被以倡优畜之的文人则表现出一种崭新的个性、尊严和从容。文人的文采是获得重视的重要标准。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建安文人在文学创作中不懈追求这一目标, 文人之间踊跃互相竞作。因而, 建安时期的文学显示出积极活泼的风貌。

西晋时期的文人集会活动表现出文人自由组织的特点, 宫廷集会宴饮随着帝王权力式微而被忽视。西晋权贵石崇在其金谷别庐举行的金谷之会, 以在自然环境里悠游、赋诗罚酒以及主人创作序文纪念等形式而开后世文人雅集之先。可考的参加者多是备受贬斥的贾谧“二十四友”成员。他们的交友情况显示出西晋社会道德缺失、世风浇薄, 人人看重物质利益的现实。石崇、潘岳和陆机兄弟的悲剧代表了西晋文人的几种典型。西晋官方提倡儒学, 此期的宴饮、拟作、赠答等作品都表现出模拟的特征, 形式上追求雅正。

东晋门阀社会中影响社会文化的主要是士族文人。经济、政治地位的保障使得东晋文人集会自由而富有尊严。文人们全然沉浸在自己喜好的玄学世界里, 将玄学导入自然山水。东晋文人集会以游和谈为主。游于山水自然成为东晋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王羲之组织了山水游赏、赋诗为主的兰亭集会活动, 这次文人悠游于自然山水的自由集会承袭了金谷集会, 却比金谷集会有更高的声望。玄学走向实践, 造就了中国文人在山水中体道的思维和审美方式以及中国艺术中重体悟、清淡的审美特征。

总之, 文人集会对文学创作有促进作用, 对文化思潮有强化作用, 文学在集会中的地位日益显著; 但同时, 集会文学也表现出其模式化的一面, 这是集会等集体创作的必然特点。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6005.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911ab318-6263-48aa-a527-9eb901039850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日